



尼古拉·托曼著

今天就要爆炸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今天就要爆炸

尼古拉·托曼著 賀光譯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書號 749 文學 170

今天就要爆炸

著 者 [蘇聯] 尼古拉·托 曼
譯 者 賀 佻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印 刷 者 大 東 印 刷 廠

開本 767×1062 1/32

印張 2 插頁 1

字數 39,000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-72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定價(6)二角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驚險小說，描寫蘇聯某地戰後進行恢復工作的前夕，突然獲悉德國法西斯匪徒在撤退前曾在工廠內埋設定時炸彈的消息，由於敵人的陰險和狡詐，他們在工廠內虛設地雷，使人們轉移視線，不注意主要的目標，因此負責清除爆炸物的工兵少校雖然採取了種種辦法，都沒有找到定時炸彈。最後工兵少校在黨委書記、保衛工作人員和人民羣衆的密切合作下，終於在城外水力發電站的水壩下面清除了定時炸彈，使恢復工作能够順利進行。

НИКОЛАИ ТОМАН
ВЗРЫВ ПРОИЗОЙДЕТ СЕГОДНЯ
ДЕТГИЗ, МОСКВА, 1952



赫梅遼夫的警告

門口出現了一個滿腮鬍鬚，穿着帆布雨衣的白髮老人。他個子高高的，略微有點駝背，好像肩上壓着挑不動的重担。他那粗綫條的寬臉上顯出疲倦的神色。

“德魯日寧同志，能進來嗎？”他用低沉的、稍微有點瘡啞的聲音問。

區黨委書記默默地點點頭。早在戰前他就熟識赫梅遼夫這個老頭兒。

赫梅遼夫邁着堅定的步伐走到桌前，請求允許他坐下。

“好，請坐吧，”德魯日寧回答，好奇地打量着這個老頭。

“我不是來向您割白的，德魯日寧同志，”赫梅遼夫不安地說，“雖然我也知道，現在大家都不太相信我。”

他用方格大手帕擦了擦滿是皺紋的、晒得黝黑的前額，喘

了口氣，略微壓低聲音說：

“我來找您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……”

他停頓了一下，好像是在尋思說什麼好，然後接着說：

“我是來警告您的。”

“警告？”德魯日寧突然豎起眉毛。

赫梅遼夫安靜地看着德魯日寧凝視的目光，問道：

“我知道您剛從省裏回來，大概是帶回了重要的指令吧？”

“但是，這和您的警告又有什麼關係呢？”德魯日寧警惕地說。

“有直接關係。我想告訴您：克拉斯諾魯德斯克地區的工廠大概很快就要進行恢復。可是有一個工廠裏埋有炸彈。”

“怎麼回事，埋有炸彈？”德魯日寧感到驚奇。

“法西斯在一個工廠裏埋下了定時炸彈。”赫梅遼夫解釋說。

“您從哪兒知道的？”

“說起來話長啦……”

“請您說吧。”

德魯日寧取過煙捲，點上火，然後請赫梅遼夫抽煙，赫梅遼夫客氣地拒絕了。

“您還是不抽煙嗎？”

“是的，德魯日寧同志。法西斯強盜的陰謀詭計我是這樣知道的……可是，我得跟您說說在那些日子我幹了些什麼。您知道：當時我留在城裏，沒有參加游擊隊。法西斯強盜看見我年紀不小，是個非黨分子，自己還有一所房子，就想把我拉

到他們那方面去。他們要我開一座私人作坊，或者到警察局去工作。我不想誇耀自己——聽到這些建議的時候，我並沒有向他們的狗臉上吐唾沫，反而很安靜地回答他們說，我是一個守中立的人，喜歡安靜。但事實上，我也還多少幫助過當地的游擊隊……我向他們報告各種必要的情報，完成一些他們委託給我的任務。如果游擊隊的隊長和政委還活著的話，他們會證實這一點……”

赫梅遼夫看看德魯日寧，苦笑了一下，接着說：

“您瞧：我本來說好不想剖白，但是還是憋不住。實在太難過了，德魯日寧同志！……算了吧，不談這個了……可是，法西斯強盜當時却整天向我嘀咕，特別是葛爾布斯特上尉更加嘮叨。他住在我家裏，在我面前裝做好人。有一回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‘老大爺，蘇維埃政權完蛋啦。要習慣在新秩序下過生活。趁着現在還不晚，給自己找個舒適的位置吧。’我一看，事情不妙。要不就得替敵人服務，要不就得退入森林。可是這時，游擊隊的政委彼得羅維奇——我向他報告了一切——突然向我提議：‘赫梅遼夫，同意他們的建議吧。開一家私營小鋪，我們就有很好的掩護了。我們可以把它當做接頭的地點……’

“但是，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。就在那一天，在一次艱苦的戰鬥裏政委犧牲了，看樣子，他來不及把自己的計劃告訴隊長，”赫梅遼夫換了一口氣，接着說。“可是他犧牲的消息，我却一點也不知道，當時還奇怪為什麼游擊隊裏一個人也不上我這兒來。後來我才知道游擊隊中了敵人的埋伏，喪失了

很多戰士。那時候，我已經同意葛爾布斯特上尉的建議，開一家私營鐵廠。葛爾布斯特是工兵部隊的軍官，指揮部給他的任務是組織機械廠。在恢復工廠方面，他們當時的力量是不够的……”

赫梅遼夫深深地垂下白髮蒼蒼的頭，沉思地說出了這些話。突然，他好像從夢中驚醒，低聲問德魯日寧：

“我說得太囉嗦了吧，德魯日寧同志？”

“不，沒有什麼，請您繼續講下去。”

“就這樣，在發給我開工廠的資金以前，葛爾布斯特要我向他立字發誓。文書向我宣讀了關於和德軍指揮部進行合作的文件，上尉把自己的自來水筆遞給我。要是政委沒有命令我同意一切建議，我就會不加考慮地拒絕葛爾布斯特的要求。我在文件上簽了字……但是，不久希特勒匪徒就顧不到私營工廠了。他們前綫的情況越來越糟，蘇聯砲兵的轟擊越來越近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們知道司令官坐着汽車出了城，車上載滿了搶掠來的細軟財物，其他的法西斯強盜也跟着他逃走了。只有幾支小部隊和葛爾布斯特的工兵連留在城裏。就在那一天早晨，上尉把我叫了去，問我道：

“‘赫梅遼夫，你大概在本地一個工廠裏當過領班吧？’

“‘當過。’我回答。

“‘在哪一個工廠？’

“‘在卡岡諾維奇工廠。’

“‘大概這是本區一個最大的工廠吧？’

“‘對，是最大的工廠。’

“‘這就是說，俄國人只要一有可能，就會首先恢復這個工廠吧？’

“‘當然，所有的工廠都要恢復。’我說。

“葛爾布斯特上尉兇狠地看了我一眼，喊了起來：

“‘他媽的，我問你什麼，你就要說什麼！是不是首先恢復這個工廠？’

“‘我想，是首先恢復這個工廠，’我不明白他想些什麼，就這樣回答他。

“上尉再也沒有問我什麼，他披上披肩，便和一個下士走了出去。我等了一會，跟在他們後面，和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。法西斯匪徒們到了卡岡諾維奇工廠。我沒敢緊跟着他們，只是躲在不遠的一所房子的廢墟後面。過了十來分鐘，一輛德寇的軍用卡車載着士兵開到了工廠。我看見其中有一個常到葛爾布斯特那兒去的上等兵石列切爾，便猜到他們都是上尉的工兵。士兵們從卡車上卸下了幾隻木箱，平常這種木箱是裝德國標準炸藥的。我推想準是法西斯匪徒要幹什麼壞事，打算再往工廠跟前湊近一些。但這時候，一隻死不放鬆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。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葛爾布斯特。

“‘天氣這麼壞，你還在城裏遊蕩什麼？’他氣沖沖地咬緊牙齒說，然後轉向自己的一個部下說：‘上等兵，把赫梅遼夫先生送回家去，鎖在屋子裏。’

“我一直被禁錮到晚上。

“葛爾布斯特回來時，既疲倦，又兇狠。他的制服上沾滿泥土和石灰。過了一會，勤務兵甘斯來找我，把我領到葛爾布

斯特的房裏去。

“‘赫梅遼夫，’葛爾布斯特嚴厲地說道，‘你還記得我讓你簽字的那個文件嗎？’

“‘記得，’我回答。

“‘那個文件把你和我們緊緊地連在一起了。我們打算給俄國人留下點意外的禮物——一二百公斤三硝基甲苯（一種炸藥——譯者）。你知道，我把你簽字宣誓替德軍指揮部服務的文件放在一個炸藥箱下面。要是有人找到我們的炸彈，他就會找到這個文件。我覺得如果炸彈能安穩穩地爆炸，把對你不利的那個文件一起消滅，對你是合適的。你說是不是呢？’

“‘是的，當然嘍，’我不得不同意。‘不過，要是我不知道炸彈埋在哪兒，我怎麼保護它呢？’

“‘沒有關係，’葛爾布斯特回答，‘你用不着知道這個。當人們要尋找這顆炸彈的時候，你只要盡力轉移他們的注意力就够了。這是我們共同的利益。因為，如果他們找到這個字據，那你就逃不脫懲罰。’

“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。葛爾布斯特急忙開始寫什麼東西，我想可能是給市衛戍司令官的報告……”

沒有寫完的報告

赫梅遼夫舐了舐兩片乾燥的嘴唇，然後要點水喝。德魯日寧默默地把茶杯遞給他。赫梅遼夫喝了幾口，拿出手帕擦

擦嘴脣，接着說：

“可是城裏的槍聲越來越密了。突然，一顆手榴彈就在不遠的地方爆炸。勤務兵跑進葛爾布斯特的屋子，大喊大叫：‘俄國的自動槍手！’上尉罵了一聲，把正在寫的那張紙揉成一團，塞進衣袋裏。他穿上大衣，很快地走到院子裏。勤務兵拿起皮箱，急忙追上了他。這時，我也沒有拖延。我在板棚裏藏着一支連發手槍，把它取了出來，檢查了一下槍梭子，就跑到街上去了。街頭閃過兩個黑影。其中的一個又高又瘦，我認出就是葛爾布斯特。後面，甘斯拿着皮箱緊跟着他。他們正向衛戍司令部那幢房子奔去，最後一輛德國汽車在那兒等着他們。我趕上了法西斯強盜，幾乎沒有瞄準就開槍了。葛爾布斯特倒在地下了，甘斯扔掉了皮箱，消失在街角後面。我沒有追擊他：天已經黑得難以辨識方向了……”

“那麼葛爾布斯特呢？”

“葛爾布斯特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。我彎下身子去摸他的脈搏。脈搏已經停止跳動。我急忙翻尋上尉的衣袋，把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掏了出來。在葛爾布斯特的很多文件裏，我找到了他給市衛戍司令官齊里赫少校的報告……”

赫梅遼夫不作聲了，沉重地歎了口氣。

“報告裏寫的什麼？”德魯日寧急不可耐地問。

“裏面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最主要的……裏面沒有埋炸彈的地點。”

“那麼，裏面到底寫的什麼呢？”

“炸彈的重量和爆炸的時間。”

“是什麼時間？”

“今年。”

不安的德魯日寧站了起來。

“爲什麼您直到今天才報告？”他警惕地問。

“關於一個工廠埋有炸彈這回事，”赫梅遼夫安靜地回答，“在我軍剛一進城的時候我就報告過了。我還把葛爾布斯特

的報告交給工兵部隊的指揮員，我認爲這對他是有用處的。”

德魯日寧大踏步地在房裏來回走動，思索着剛剛聽到的事。

“難道軍隊沒有搜查炸彈嗎？”他幾乎走到赫梅遼夫跟前，問道。

赫梅遼夫讓他瞪眼瞧着，鎮靜地回答：

“他們找過炸彈。管這件事的是工兵部隊的歐弗夏尼可夫大尉。他是一個個子高高的、長得很漂亮的青年。他和自己的工兵們搜遍了三個工廠，在卡岡諾維奇工廠地下水管裏找到了一個炸彈。在這以後，我多少放了些心，認爲已經沒有危險了。何況到現在爲止，炸彈並沒有威脅任何人，因爲實際上還沒有工廠。可是，今天我知道您從省裏回來，可能帶來了關於恢復工廠的指令——城裏很早就

在議論這件事情——，我又驚慌起來，覺得法西斯匪徒除了在地下水管以外，還可能在別的地方埋下炸彈。”

“工兵們在水管裏找到您的字據了嗎？”德魯日寧對這一點多少有些關心地問。

“不知道……歐弗夏尼可夫沒有向我提過這件事。大概

沒有找到……”

德魯日寧陷入了沉思，在房裏來回踱了幾次，問道：

“您還有什麼要向我報告？”

“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，德魯日寧同志，”赫梅遼夫從圈椅上站起來回答。“如果您沒有什麼問題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”

“當然，您可以走了。暫時沒有什麼問題了。”

舒賓的顧慮

克拉斯諾魯德斯克區黨委書記德魯日寧，早就不耐煩地等待着中央關於恢復本區工廠的決定。最後好不容易等到了，可是忽然又發生了這麼一個突如其來的障礙！……他勉強克制自己的激動，用手指敲着桌上的玻璃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隨後，他站起身來，打開通往會客室的門，對正在讀文件的秘書瓦麗雅說：

“你來一下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瓦麗雅是他朋友的女兒，這位朋友已在前綫犧牲了。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，他就認得她，他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兒一樣，用“你”稱呼她。

“瓦麗雅，法西斯強盜逃跑以後，你不是在城裏嗎？”當瓦麗雅走進他的辦公室時，他這樣問。

“是呀，德魯日寧同志。”

“沒有聽人說過法西斯強盜在工廠裏埋下炸彈嗎？”

“沒有聽說過。怎麼，難道有這種危險嗎？”瓦麗雅不安

了。

德魯日寧把他和赫梅遼夫的談話簡單地告訴了她，但立刻又嚴厲地警告她：

“不過別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！”

“我明白，德魯日寧同志，我又不是小孩兒。”

德魯日寧看出瓦麗雅的面孔有些發白，就問道：

“你幹嗎這麼着急？”

“怎麼不叫人着急呢，德魯日寧同志！”瓦麗雅抬起頭來，用驚奇的眼睛望着德魯日寧說：“這件事關係着克拉斯諾魯德斯克地區很多工廠的命運，也就是說，關係着我們的命運。如果沒有這些工廠，城裏的生活，還有全區的生活都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！”

德魯日寧安慰她說：

“別着急，瓦麗雅，沒有什麼可怕的。如果炸彈真是埋在什麼地方，它也逃不過我們的眼睛。今天我們就開始尋找，同時，這也不會影響恢復工作。只是現在要給你添些麻煩。明天你要給我弄到克拉斯諾魯德斯克區一切工廠過去的工程師、技師和基幹工人的住址，放在我桌上。能完成嗎？”

“能，德魯日寧同志。”

德魯日寧微笑了一下說：

“你真是個好樣的，瓦麗雅！像軍人一樣回答問題，這很好。我們現在是從事恢復工作的大軍的戰士，所以我們這兒的一切都應該像作戰時一樣——迅速和精確。是這樣吧？”

瓦麗雅很喜歡這個高大的、好動的人。他在工作中從來

不知道疲倦，而且也要求別人這樣。和他一起工作，哪怕是最困難的工作，也會感到輕鬆愉快。

“那麼，再給你一個任務：”德魯日寧高興地繼續說，“趕快把舒賓大尉請到我這兒來。”

半小時以後，國家保安局區分局局長舒賓大尉來到德魯日寧的辦公室。這是一個又高又瘦、臉上輪廓特別分明的人。他向德魯日寧問過好，就用兩眼盯着他。

“我想您找我來一定有什麼事吧，德魯日寧同志。是一件重要的事嗎？”他點上一支煙捲，問道。

德魯日寧把從赫梅遼夫那兒聽到的一切都告訴他。大尉注意地聽他講，一面深深地吸着煙，一面神經質地咬着煙頭。赫梅遼夫的通知使他非常關心。當德魯日寧說完時，舒賓問道：

“嗯，您自己是怎麼想的？您以為這個老頭兒是不是耍滑頭？”

德魯日寧沒有立刻回答他，沉默了一會，說：

“可能，我們沒有什麼根據完全相信赫梅遼夫，但我總覺得他不會欺騙我們。也許事實的確是這樣：這個老頭兒幫助過游擊隊，而且曾經嚴守秘密，知道這事的只有一個人，這個人現在已經死了。本地游擊隊的政委確實在城市解放前不久犧牲的呀。”

“這一切都是對的，”舒賓同意說，“我承認有這種可能，但是有一個情況使我警惕。”

“什麼情況？”

“赫梅遼夫告訴您的一切，去年他都對我講過，但就沒有提炸彈的事，我認爲這個可疑。”

“我不這樣想，”德魯日寧反駁說，“他沒有講，是因爲他認爲還不危險。”

“那麼，現在呢？”

“現在不同了。以前炸彈要是爆炸了，幾乎沒有什麼危險，廢墟不會受到什麼了不起的損害。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，我甚至推想他曾希望讓炸藥白白地爆炸，這樣就可以消滅那張對他很不利文件，因爲政委死了以後，赫梅遼夫很難證實這一點。但是當恢復工廠的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，爆炸所威脅的已經不是廢墟，而是建設和從事建設工作的人們，這時我們蘇維埃人的品質，就在他的心裏發生了作用。於是，他就把個人利益放在一邊了。”

“不過，也許他是跑來造謠的？”

“造謠？”德魯日寧驚奇起來。

“是啊，造謠，”舒賓重複說，“赫梅遼夫也許故意散佈關於炸彈的謠言，來擾亂我們的神經，造成可能發生爆炸的恐懼心理，阻撓工廠的恢復工作。”

舒賓陷入沉思，擰滅了煙頭，稍微壓低聲音說：“如果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，定時炸彈可能就是赫梅遼夫自己捏造的、懸在我們頭上的危險。”

大尉從水瓶裏倒滿一杯水，但還沒有喝完，又激動地說：

“這一切，可能都是很細心地想出來的。揭穿他的詭計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他並沒有說過什麼肯定確切的話。他只是說

出了他的推測，而您已經開始猶豫，不能安心了。那麼，工程師和工人們如果總覺得自己是在火藥桶上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爆炸，他們怎麼能從事建設工作呢……”

“那他為什麼要說出那張敗壞他的名譽的文件呢？”德魯日寧問。

“爲了使人相信。這也純粹是一種心理戰術。”

德魯日寧把兩手放在背後，沉思地在屋裏踱來踱去。

“不，”他在舒賓面前停下來說，“您的理由說服不了我。戰前赫梅遼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他是個世代相傳的老工人，是全廠最優秀的鍛工工長之一。可是他留在法西斯佔領的城市了……您是一個小心的、不肯輕易相信別人的人。所以您覺得赫梅遼夫接受了敵人的條件，成了叛徒，但我以爲他不會這樣做。”

舒賓又點起一支煙，看了看德魯日寧，說：

“德魯日寧同志，您以爲他可能是造謠分子的這種想法難道不使我感到難過嗎？但是我不能不預先估計到這種可能性，何況我知道赫梅遼夫的某些特點。”

“他有什麼道德敗壞的行爲嗎？”德魯日寧問。

“沒有，不過他的自尊心過分強烈。在淪陷區內，這是可能被法西斯匪徒利用的。”

“我想不至於這樣，”德魯日寧懷疑地搖搖頭，“我再重複一遍，我知道他過去是廠裏一個優秀的基幹工人。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獎勵過他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這一切都是對的，”舒賓打斷了德魯日寧的